

文学小丛书

林家铺子

茅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林家铺子

茅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林家铺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71,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湖北第3次印刷

书号 10019·897

定价 0.28 元

前 言

沈雁冰(德鸿), 笔名茅盾, 1896 年生于浙江桐乡, 是我国“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全国解放后, 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 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在“五四”运动前夕便开始文学活动, 1921 年一月, 我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立, 他是它的发起人之一和领导者。之后, 他又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大革命失败后, 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坚持了斗争。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在党领导下坚持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活动。1927 年, 他开始发表小说。半个世纪以来, 他的重要著作有: 长篇小说《子夜》、《蚀》、《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 中篇小说《虹》、《路》、《三人行》; 《茅盾短篇小说选集》; 《茅盾散文集》、《炮火的洗礼》、《白杨礼赞》、《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 话剧《清明前后》; 《北欧神话 ABC》、《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 ABC》、《小说研究 ABC》、《希腊文学 ABC》、《骑士

文学 ABC》、《西洋文学通论》、《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和《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鼓吹集》、《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

本书选入四篇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小说透过江南一小镇上林家铺子在年关时的倒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侵略下，由于国民党官吏的敲诈、勒索，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社会治安的不宁，造成民不聊生，致使我民族商业濒于破产的绝境。《春蚕》等三篇小说写于1932年至1933年，作品描绘江浙一个二、三十户的小村子，尽管当年养蚕的年成好，蚕农老通宝全家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劳动，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再加上地主、债主、苛捐杂税的层层剥削，结果茧厂不开工，蚕农仍逃不脱卖田破产的命运。作者在《子夜》中，勾画了我国大都市里民族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双重压迫下的破产，连同上述四个短篇小说中所刻划的我国农村小镇中民族工商业的破产，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我国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史。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编者 1978年8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目 次

春蚕.....	1
秋收.....	33
残冬.....	71
林家铺子.....	97

春 蚕

一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象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的有点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过“清明”，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

树，都搅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兒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象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頂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兒那么大的嫩綠叶。这密密层层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象沒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叶过一秒鐘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鎮上小陈老爷的兒子——陈大少爷說过，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厂都关門，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經過好几个，从沒见过綠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誰又能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攀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象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象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象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擄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象“陈老爷家”在镇上为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

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象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常常吃不上大米了，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鳴！鳴，鳴，鳴，——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靠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象在那里打秋千。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捋着鬍子摇头的神气。

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

明看到自从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貨，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輪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貴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騙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錢；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貴上十多块钱。素来和兒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說，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里有的五张蚕种，就是土种四张，洋种一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象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又抓着衣角搨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埂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妈等你吃中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应着，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

只要不象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罷。

小宝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脸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①

老通寶的皺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頭”上摩着，他的被勞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二

天氣繼續暖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庄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象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里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蚕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養蚕用具都拿出來洗

① 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里關於“蚕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葉抽發如指；“清明削口”謂清明邊桑葉已抽發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餉”或“育”。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則熟年可卜，故蚕婦拍手而喜。

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們都只吃个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們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綠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錢，他們虽然肚子里餓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兒两个已經洗好了那些“团扁”和“蚕簞”^①，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②洋种么？”

① 老通宝乡里称那圓桌面那样大、极象一个盘的竹器为“团扁”；又一种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网状的，称为“簞”，方言謂如“踏”；蚕初收蚁时，在“簞”中繁育，呼为“蚕簞”，那是糊了紙的，这种紙通称“糊簞紙”。

② 参看第八頁注。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間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对門邻舍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象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不要来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象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听得笑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場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雛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丢开了“洋种”問題，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罢！这些扁，浸湿了，就象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溼漉漉地頂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蕩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以只頂了五六只“团扁”去，却空着一双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箬帽似的一盞“扁”，晨着腰，学鎮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

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兒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扁”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声的笑起来，她那出众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脸上看去就好象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好象两条綫一般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声不响整天苦着脸的半老头子李根生还不滿半年，可是她的爰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間有人輕声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細眼睛立刻睜大了，怒声嚷道：

“罵哪一个？有本事，当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脸的騷貨！”

隔溪立刻回罵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对罵之下，两边又泼水。爰鬧的女人也夹在中間帮这边帮那边。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